



問天（南四縣腔）

有一種刀傷
對心肝頭切到心肝背
無流血，淨隱隱仔痛
分人挖忒一大空，曠曠縮縮个心臟
係會嘍人个黑洞，嘍走佢全部个希望
用手揸等心肝頭，佢正毋會緊顫
用手揪纏心肝頭，佢正毋會勾筋
係麼人講心臟淨有半斤重
該一定毋係真个
係無仰會墜等佢
害佢企都企毋正，一路碾到山壩下去。

山頂頂一條原本會唱歌个河溪
係佢等泗水、覓蜆仔、打水漂个所在
青色个大石頭底下
還有幾隻手長鬚菇長个大蝦公，目金金仔看等你。
河溪係佢个朋友、佢个畫布、佢个詩歌。

仰會仰會
一暗晡个時間，變面毋識人
敢係浩浩大雨，打到你無哪好屏？
敢係水肚个石頭、樹樞抑到你發譴？
敢係無哪好行个路，撩到你起性？
變面个你帶等泥漿、石頭
像發狂个牛陣對山頂衝下來

滾動个地泥發出孔孔个低鳴
還來毋掣恸想同故氣个時間
轟轟滾个大水就沒忒偈等个圍圍
沖走大門，沖走屋舍，
沖走來無掣走屏个人。
大雨沖洗山林，狂風在山肚衝衝剷剷
人个喊聲、嗽聲在天地之間仰會恁樣个黃皮脆弱
像跌落水潭个蟻公
無人看著、無人聽著、無人伸手救
家園、屋場、心肝肚个人
一夜全毋見忒
一夜之間，原本个幸福，
分大水抹到淨淨，半息都無伸。

係一個醒毋轉來个惡夢
暗夜个大水一擺又一擺對偈浸過來
偈牽毋著你个手，看毋著可以偎靠个岸脣
圓身浸在水肚
漂漂浮浮，渺渺茫茫
寒到骨髓、寒到被骨
寒到歸个眠床、間房
寒到天、地都同偈共樣緊顫。
愛仰仔正睡得落覺？愛仰仔正食得落飯？
愛仰仔心肝頭正做得故氣？愛仰仔幸福正會倒轉來？

捽忒目汁水，擘開目珠看
有同事講笑話撩你噓，有朋友煮好料錫你食
有醫生開藥方愛你好，有屋下人插你陪你睡
恁多雙手撐你起來，恁多圓身分你取燒
仰毋對山壩跋上來

山頂還有隨等四季上演个百花景緻
仰毋對水肚漂起來
水上還有來去大湖南北个船篷
天公喚你做个事頭，你無哪好賴，也愛做忒；
天公爺寫个劇本，你無好撿擇，都愛接演！
毋使再愁，毋使再怨，
烏陰个日時頭，也會有七彩个黃昏；
暗深个濫泥上，也會有亮潔个月光！

作者感言

母語，我最溫柔的話語

98年8月8日，南臺灣遭受前所未有的水患，許多人的家園被大水沖毀淹沒，許多人喪失摯愛。人們在一夕之間，遭此巨變，心頭之痛，無法言說。作者感同身受，寫出失去家人的悲傷，也省思人與河水、與自然關係的依存和變化。

感謝教育部對母語文學的重視，感謝為促成此事奔走和努力的團體和個人，讓人們用自己最親切的語言抒寫個人的思想、情感和生命，是最符合人性和公義的社會！個人深深期望，母語文學的領域有更多人的投入和耕耘，讓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他！

鍾麗美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 教師

